

党史资料丛书

井冈山革命根据地

(回忆录)

(三)

内部资料
切勿外传

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
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编

一九八六年元月

K263.46/2

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

66041102



* 6 6 0 4 1 1 0 2 *

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

目 录

- 我在井冈山斗争的点滴回忆.....孙鹤一(1)
- 回忆资兴革命斗争.....袁穆如(7)
- 年关暴动前湘南党组织情况.....张 琼(12)
- 回忆我参加酃县大革命的情况.....刘铁武(21)
- 井冈山斗争时期酃县地方武装.....何国诚(39)
- 回忆上井冈山的经过.....李步云(50)
- 八月失败.....李步云(63)
- 从武汉到上井冈山.....范树德(73)
- 朱军长挑粮过黄洋.....范树德(99)
- 井冈山的后勤工作.....范树德(102)
- 秋收起义前夕的警卫团.....韩 浚(113)
- 南昌起义军发展为工农红军.....李奇中(130)
- 回忆湘南游击队.....李奇中(146)
- 忆井冈山时期酃县革命斗争.....何健础(150)
- 秋收起义时的第一团.....杨立三(163)
- 忆朱德与一四〇团.....严中英(168)
- 我认识的朱德军长.....胡 彦(178)

我在井冈山斗争的点滴回忆

孙鹤一

一九二八年春，党在湘南发动了年关暴动，我受郴州县苏维埃政府的委派，在八区第四十六乡组织了农协，担任执行委员。同年三月，湘南特委发展了一批农协的骨干分子，加入党组织，我也是其中的一个。那时湖南省政府的主席是唐生智。唐是一个大军阀，国民党第七军军长。农协会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只搞了几个月，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，农会被反动势力摧垮了，但农会的骨干分子还是在秘密活动。

“马日事变”前，许克祥的军队驻在乐昌的坪石。唐生智发了密电要他带军队向湖南出动，镇压革命。许克祥在白石渡屠杀了不少革命群众，一直杀到宜章、郴州。在郴州配合地主豪绅组织“鏹共团”，屠杀共产党人。这时我还在郴州，有一天开会回来，在街上被“鏹共团”抓住了。“鏹共团”还在密岭的谭池水抓了四个姓李的农民，把我们一起解到青山头一个姓首的大劣绅家里，残酷地杀害了这四个农民。我因有个表姐与村庄上的一个地主有关系，由她出保，罚我一百二十六^块大洋，家里卖尽了东西，凑齐了钱把我赎回。那时白色恐怖很厉害，我出来后也不能在家里站脚，就躲在一个亲戚家里，从五月躲到八月。不久，南昌起义的部队由朱德同志

率领南下广东，在攻打梅县（应为潮汕）时碰到余汉谋的部队，战斗失利后撤到湘南，配合湘南农军举行了年关暴动。我看到自己的队伍回来了，就回到第八区恢复了第四十六乡农协会，还担任了赤卫队的队长。

国民党反动派见革命蓬勃发展，异常害怕，忙调集了大量的军队来进攻。一九二八年二月间（应为四月间），湘南暴动被敌人镇压下去了。湘南特委在这种情况下，为了保存力量，避免损失，号召湘南农军上井冈山，同时不少人在家里害怕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，就跟着“八一”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。当时湘南农军很多，分几路向井冈山进发。我们这路是由郴州总工会委员长李才佳、邓允庭、邓发等同志带队，从郴州出发。我和第四十六乡赤卫队的十几个人也跟着一起走。当时人很多，少年儿童团、妇女协会和老年人都有，拖男带女，就象刘备退出荆州一样。湘南几个县的农军大部分上了井冈山，留下的是一些还没有暴露出来的人，湘南特委也还在。

我们从郴州出发，经桥口到资兴，听说毛委员也带着秋收起义的部队来了，但没有看到毛委员，从资兴经过彭公庙，不知还经过那些小地方，就到了酃县的中村，我们就抄小路，到了酃县城，此时，毛委员的队伍也在，打着有犁头的红旗，插在城西边。酃县住下后，吴尚的第八军打来了，我们在县城附近与敌人打了一仗。后

来，我们经邵阳县渡河到宁冈，开始住在碧市。听说有永新、遂川等几县的挨户团准备集中打我们，又转移到茅坪，大陇一带。

一九二八年五月初，在碧市河边的一个坪子里开了群众大会，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毛委员。大会宣布湘南各县农军正式编队，成立红四军，当时叫工农革命军。因为国民党的是国民革命军，共产党的就叫工农革命军。过了几个月后，工农革命军改为工农红军。

当时湘南的农军来了有一万多，来的时候，为了便于行军，把所有的赤卫队都编成了团，有的百把个人也是一个团。邓允庭是负责的。碧市编队时共有六个团。毛委员带来的部队是三十一团。

“八一”起义的部分部队是二十八团。边界的地方武装（即袁、王部队）是三十二团，其他团是湘南农军编成的。三十四、三十五、三十六三个团我当时没有看到，可能只有空架子，也就是只有番号。红四军的二十八团打仗勇敢冲锋，是铁老虎，三十一团打仗沉着，不慌不忙。

我开始在二十九团，团长是胡少海。不久，成立了湘赣边界特委，要一个党员去搞油印，把我调去了。特委的委员我记不清了，记得唐天际同志是在特委，他经常拿稿子要我抄写，我没有读过多少书，认不得几个字，写的不太好，邓乾元同志还教了我。特委办公主要在茅坪，茨坪也办过。我还在李筱甫同志家里搞过一个多星期。

在特委不到一个月，我调到了三十二团。为了扩充三十二团，当时从湘南农军中抽调了一、两百人到三十二团。记得去的时候，还在党小组会议上介绍说：袁文才是个好干部，又是本地人，是个中学生，政治、军事都有两下。何长工同志也讲过，说我们湘南农军要去求知识，向他们学习。我到三十二团是在第一连一排三班，连长是徐彦刚，党代表是房灿，一排长陈伯钧，二排长何寅飞，三排长许万璧，全连有两百多人，两个排有枪，一个排是梭标。三十二团设有营，袁文才部当时有四个连。我去的时候，三十二团早已有党支部了，我和何寅飞、李才佳都是一个地方人，同在一个党小组。

王佐是副团长兼营长。他原来没有当过正规兵，有一次部队行军他喊口令，叫第一路走前卫，第二路走中卫，第三路走后卫，有些人笑了他。

第二次打开永新后，红军分了兵，后来敌人进攻根据地，红军撤出永新后，部队撤到龙源口吃饭时，我送信到军部，听到朱军长对徐彦刚讲，你们这个连要到老七溪岭那边去警戒。徐彦刚回来后赶快叫我们吃完了饭，带着全连打跑步快行军，走了一个半小时，到了老七溪岭侧面的一个山后面。在龙源口，二十八团、二十九团走老七溪岭，三十一团走新七溪岭回宁冈去了。

大约几天后，龙源口战斗打响了，我们连还是徐彦刚连长带领

埋伏在老七溪岭侧面的一个山上，那里有一个象庙一样的房子，山下有一个不小的房子，这时永新赤卫队也来了七、八十个同志，我们第一连有两百多人，徐连长说：下面这个村子很重要，我们一定要拿下。这时老七溪岭早已枪声密集了，我们也打响了，打了一天，敌人^垮下去了，切断了他们的补给线，使我们无后顾之忧，取得了新、老七溪岭战斗的胜利。

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一团乘胜追击到永新县城。我们连当天返回宁冈，在古城休整。在古城时，邓乾元也在，唐天际也来了。

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，开始是叫苏维埃政府。边界政府成立后，主要是抓赤卫队、农民协会、妇女界联合委员会等群众工作。

“八月失败”时三十二团没有去湘南，留在井冈山，主要是保护农民秋收。那时的禾正当割了，我们在睦村和敌人打了一仗。

井冈山时期，部队没有帽徽，就是一个布帽。领章是改为八路军的时候才有的，衣服也不统一，直到打了福建漳州后，才发了衣帽鞋子，变得整齐了。

一九二九年井冈山失守后，彭德怀同志带了七百八十三根枪退到于都。前敌委员会指示他带部队回井冈山，个把月后，他带部队回来了，红五军编为五个纵队：一纵队司令黄公略（留在平江一带）二纵队司令贺国忠，三纵队司令郭炳生，四纵^队司令李实行，五纵队司令李灿，政委何长工。五纵队是永新、宁冈、莲花、遂川几县的

地方武装合编的，可以单独行动。

黄洋界保卫战，我们第一连参加了。当时发动群众到处埋竹钉。有次敌人夜晚来摸哨，被竹钉戳伤了，吓得再也不敢来了。

资料来源：

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一份

酃县纪念馆一份

整理人：戴安儒

回忆资兴革命斗争

袁穆如

一九二六年湖南省党部派特派员分赴各县领导农民运动，派到我是第一任农运特派员是平江人（忘记了姓名），第二任是长沙人，同时另派陶容铸同志领导妇女工作。当时，农民运动的情况，正如毛泽东同志在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中所说的，一切权力归农会。大土豪如西乡的程子桓等逃到长沙，小土豪逃到县城，留在乡间的规规矩矩听农会的指挥。当时舆论确有两说，革命群众说：“好得很”，反动派说“糟得很”，中间派有说好的，有说坏的。社会上一片新气象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不见了，赌棍烟鬼也不见了。

“马日事变”后，情况突然，陶容铸同志由资兴县逃出经过衡阳到我住处来看我，告知我资兴县的革命群众组织都被封闭，反革命又抬头了。省教育当局鉴于湖南学生革命运动的高潮，非常害怕，趁马日事变之机，将全省大、中学校提前放假，并决定下半年停办整顿。这是教育界空前的怪事，我当时在衡阳市中学联合会负责（当时我名袁作汉，又名袁公亮）。党中央对马日事变采取退让政策，群众革命组织听任反动派解散、摧残。衡阳市学联被封闭后，我和旅衡同学返回资兴县后，在安江市临时担任小学教师，作为秘密串联基地。

一九二八年春节左右，朱德同志率领部队（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）到樟县、宜章、永兴一带发动武装斗争，一到宜章县，即派军事干部李奇中同志（我县东乡人，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）来县工作，反动派闻风逃走，我县农民在马日事变前，已受革命洗礼，觉悟较高，有群众基础，加上流衡学生都已回县，社会新增革命力量，一经口号，革命力量，很快就发动起来，革命来势之猛，对土豪劣绅仇恨之深，比马日事变前更加高涨。打土豪，分田地是当时主要任务。在北乡^茅江市一带领导斗争的有邵杰生和我，还有农会会长戴同志，在七里山领导斗争的有曹芬、尹寿朋等同志，在西乡领导斗争的有曹亮华等同志，对民愤较大，罪行严重的豪绅如七里山的段陶卿，^茅江市附近李庄的李昭智经群众捉来，召开群众大会斗争，宣布他们的罪行后，就地用梭标处决。西乡曹亮华同志的亲人被反动派陈某杀害，群众替曹亮华同志报仇，夜间闯进陈家，将其全家杀死，甚至对民愤较大的地主的房子，明知没收后是农民的公有财产，为了泄愤，也被放火烧掉了，过左过火的行为，也时有发生，经教育后，逐渐纠正，土豪劣绅骂我们为“赤色恐怖”，恨得要死，怕得要命。

一九二八年三、四月间，各乡革命群众都已发动起来，基层政权基本建立之后，我们在三都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。不久，县政府移往县城，刘英廷（工人）任政府主席，李奇中任军事委员会主任，

我任青年部长，还有一位妇女部长。参加县政府工作人员很多，记得有段雨京、李源流、胡昭日、何克非、李~~祥~~章、戴翰永等同志。分工情况记不清楚了，与此同时，县委也成立了，袁三汉同志任县委书记。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不久，敌军云集压境，我们当时枪支弹药很少，粮标则每人一支，这些武装，打土豪，分田地，显得很威风。对敌军作战，则感到力量悬殊，邻近各县也类似情况，因此，湘南特委决定向井冈山进军，县委、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以及农民自卫军的全体人员都向井冈山进军。附近各县农军也都向井冈山集中。我县农军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（陈毅同志兼师长）第三十六团。李奇中同志任团长，黄义源同志任党代表，袁三汉仍担任县委书记，随军行动。

（各县农军到达井冈山后，毛委员、朱军长认为农军集中到这里，不如扩大井冈山的外围好，而且人多给养也感到困难，为了巩固和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，军事会议决定，各县农军仍由各县干部编成军制带回原县开展游击活动，以牵制削弱反革命力量。我县农军除曹里怀等少数同志留在井冈山外，都随李奇中同志回县。我和袁三汉在团部工作，我担任党代表。我们回县后立即着手恢复党的基层组织，开辟游击地区。主要在南乡龙溪、布田、回龙山一带，往来行迹不定，有时昼伏夜出，神出鬼没。探得豪绅武装（如挨户团）的情况，则采取突袭，遇到力量较强的正规军，避与不斗，采取

敌来我走的办法，几乎天天行军，敌我都感到疲于奔命。在本地进行游击，好处是情况熟悉，便于随机应变，缺点是武装农民离家近，思家心切，遇到牺牲和生活艰苦，容易溃散；领导干部，敌人也认识，不易秘密活动。由于上述原因，我们队伍的**实力**，本来不强，越打越拖越少，又不易得到物资和弹药补充。没有多少时间，就无法维持下去了，最后决定暂时疏散，目标较大的干部，暂离根据地，自行设法隐蔽，等待时机。有的同志转入地下，继续进行秘密活动。

资兴县的革命斗争是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，每当革命处于低潮，敌人进行反扑时，都有革命同志牺牲，现虽时过境迁，每一念及牺牲的同志就感到难过。至今还萦绕于脑海的有下列许多同志，当然我不熟悉的同志还很多。

袁三汉同志，资兴北乡人，曾在广州毛泽东同志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，资兴县大革命时期，担任县委书记，做了很多工作。由井冈山回县后，在龙溪一带打游击，英勇作战，有一次与敌人遭遇，因弹已尽而无支援，被敌人打死。黄义藻同志，资兴东乡人，上井冈山后在三十六团担任党代表，由井冈山回县后，在资兴县游击战斗中牺牲。

（刘英廷同志，工人出身，一九二八年四月间，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，在资兴农民自卫军自井冈山返回资兴龙溪后，一度经济给养很困难，几天吃不到盐，刘为筹集经费和食盐下山，被敌人发现而

被逮捕，遭敌百般刑讯，决不吐露组织秘密，后被敌杀害。)

李源流同志，资兴北乡人。一九二八年参加资兴县苏维埃政府工作，并同上井冈山，他留在井冈山，没有回县打游击，后来他牺牲了。

李祚章同志，资兴县北乡人零江市人，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生和农同学，在县苏维埃政府工作，随农军上井冈山，后在资兴龙溪打游击，革命处于低潮时，他隐蔽身份到武汉，在武汉恢复党组织关系，参加鄂西地下组织。有一次在汉口大旅馆开会，被反动派捕获当场处决。此事大约发生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。我经过武汉时，住在汉阳南岸，寿佛官的一位同乡告诉我的。

资料来源：

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一份

整理人：戴安儒

年关暴动前 湘南党组织情况

张琼

<一>

一九二四年七月，省委派贺恕和我到衡阳，着手筹建湘南区委（即特委），我们到衡阳后，首先跟各支部负责人接头，此时三师支部书记是唐朝英，三甲工、三中支部书记是夏明震，私立中学支部书记是肖文。然后以唐朝英、夏明震、肖文、陈芬、刘泰、段肖等同志组成了一个筹备小组，分别负责十几个县的工作。一九二五年三、四月，湘南二十四县半数以上的县都成立了县委，于是就请示省委批准，正式成立湘南区委，书记戴晓云，下设组织、宣传、青运、学运、工运、农运、妇运等部门，负责指导湘南各县的工作。

一九二六年八月，湘南区委（一九二七年八月为湘南特委），书记陈佑魁，秘书袁淑，工运陈佑魁（兼），唐朝英于一九二七年二月调到永州。二七以后牺牲。唐调走后李少山、黄庆山调来搞工运工作，当陈佑魁的助手，委员有：刘怀生、何勇、谢阳山、汪钧等，宣传工作罗××负责，由田兴（工人）罗严（三师的）协助。农运姜静祥负责，后调走，由罗子平、夏明震接任，委员有：刘建仁、胡兴昌、易宏。青运向翼飞（又叫向大名）负责。（团的工作

刘寅生、胡昌表、陈芬等同志负责。^虞上联（又名江华）也负责过青运工作，副联有黄庭芳、刘寅生、廖维汉。委员有：毛泽健、胡昌表、龙正国。组织由胡品衡、朱舜华、吴兴汉负责，妇运由龙淑侯碧兰、廖玉英、夏衡芳（女三教师）负责。委员有：谢云、李祗欣等，湘南学联负责人是刘寅生。

衡阳县委主要负责人，一套班子都是湘南特委兼。

当时的主要任务是：重点搞农运、工运、青运等工作。

湘南特委所属范围有：耒阳、衡阳、郴州、水口山、衡阳等县。

耒阳县委负责人刘泰、衡山县委负责人陈芬，郴州县委负责人夏明震，水口山田黎海云同志负责。

曾担任过衡阳三师党组织负责人的有：张秋人、蒋先云、黄静源、江靖邦、姜静祥、赵丹、向翼飞、刘寅生、雷雨田等。

湘南特委的交通员当时有：黄庆云、曾志，“马变”前后是龙淑，还有个叫老吴（是个邮递员），一九二七年五月，龙淑同志身体不好，陈又调曾志同志担任交通工作，衡阳“五·二七”后，曾志同志在做交通工作时被敌跟踪，她跳墙逃走，告知莲湖中学的地下党负责人，叫陈佑魁等同志撤离，后来就搬到了许多地方，即石鼓、船山、丁家码头的谢家，其他人也都搬了家，陈佑魁同志就跟毛泽健同志为私人交通，把曾志同志安排在庙溪工作。

我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底或六月初，离开衡阳到北乡打游击去了。

西乡没有搞好，被敌人切断了和江西的通路，八月初，接省委通知去报到，后来省委分配我到湘东去了。龙淑、曾志两同志当时在湘南，他们两参加了湘南暴动。

龙淑同志是陈佑魁同志的老婆，曾志同志，她参加了这次暴动，我到省委报到时，曾志与我们一道下山住在陈佑魁同志家里，后来陈佑魁同志仍回到湘南，贺慈和我去湘东重建特委，夏明震和曾志到郴州去了。夏明震同志是夏明翰的弟弟，夏明震同志就是在这次暴动中牺牲的。当时，陈芬和毛泽健到衡山，刘泰同志仍到耒阳。

一九二七年八月初，我和贺慈同志到湘东，那里只留下一个团委书记等上面派人去，名册都烧掉了，团委书记交待了一下情况也跑了，我们去后等于重建湘东区委，八月至十二月，是找人阶段，在武冈找到一个姓吴的，在湘潭、宁乡、宝庆（应为保靖）找到几个泥水匠。其他地方根本找不到人，后在保靖、武冈、洪江三个地方成立县委，贺慈、张琼、邓文辉、刘文成、吴刚（武冈县委），武文魁（洪江县委书记）、老黄等七个人成立湘东区委，贺慈同志任书记。

我们在湘东打了几个月的游击，湘南暴动后，陈佑魁同志牺牲了，我们的交通到长沙接不上关系，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是易礼容，他也走了，一九二八年八月我们就回来了。

〈二〉

一九二七年二月，毛泽东同志到衡阳调查农民运动时，谈过上山打游击的问题。毛泽东同志写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，不止调查了五个县，还有好几个地方。他到衡阳、衡山都进行过调查，衡阳与衡山只隔了一个山。从衡山到衡阳要翻过衡山，衡山的后山叫庙溪，前山就叫衡山。庙溪属衡阳的北乡。当年，毛泽东同志先到衡山调查，接着翻过衡山到庙溪这一带视察了一下，然后就到衡阳城里。他几时到衡阳，我不知道，因为那天我到北乡庙溪视察去了，下午四点钟左右才回到衡阳城里，回到住处，我脚上的草鞋还没有脱下，黄庆云同志就来通知我去参加区委会。接到通知后，我与胡昌恒一起去了，我们到区委办公地方时，看到毛泽东同志、夏明翰同志和陈佑魁等几位同志，毛泽东同志和夏明翰同志正在争论着什么，他们俩个是对立的，夏明翰是陈独秀派到湖南来的特派员，为什么派他到湖南来呢？因为湖南的农民运动都发动起来了，搞得很凶，想派他来说服湖南党组织服从中央，农民运动不要搞得那么凶，要收收场，夏到湖南首先到湘南衡阳，因为湖南各县的农民运动普遍搞得很凶，湘东只一、二个县搞得较凶，湘中只邵阳地区搞得凶些，夏到衡阳，大概比毛泽东同志早到一些，陈佑魁同志讽刺夏明翰，说你这个特派员，我们难于遵命，我们不怕，我们还要这么搞，你回去向中央汇报好了，夏明翰同志被说得面红耳赤，毛泽